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黑暗的心灵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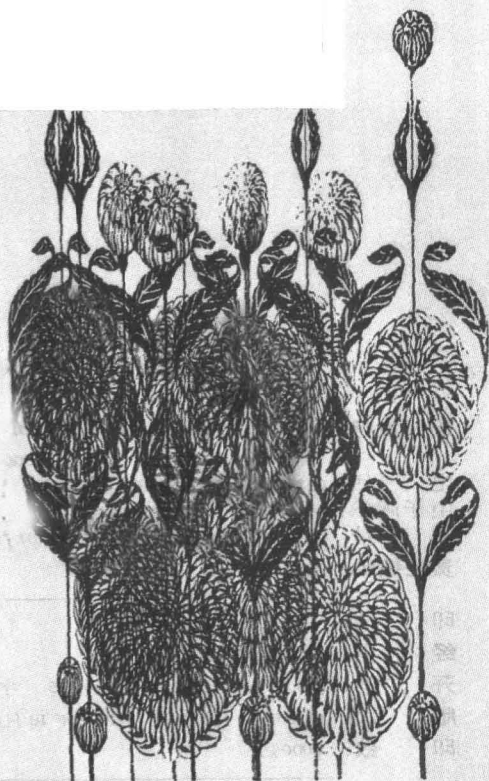
张和龙

黑暗的心灵



张和龙 注

H319.4=I
33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心灵 / 张和龙编注.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ISBN 7-81080-087-6

I. 黑... II. 张... III. 英语 - 对照读物, 文学 - 英、汉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45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021-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lep.com.cn> <http://www.slep.com>

责任编辑: 陈 雷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3.125 字数 131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087-6 / I · 008

定 价: 5.3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为了继承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培养青年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2001年起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自林纾以降,经过几代译者的不断努力,西方文学经典已渐为国人接受。改革开放以来,原版文学作品更是源源不断进入我国的校园和课堂。时至今日,我们逐步认识到,那种原本刊行的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满足学子发掘作品蕴涵的人文精神的需要,毕竟其中屡屡出现的外来语和各种典故妨碍了解读过程,而且文学语言本身的难度就不是仅靠一两套语言教材就能克服的阅读障碍,所以几经筹划,凭借学界大力襄助,将洋洋大观的英美文学名著汇编为一套导读详注丛书,奉献给广大热爱文学和学习英语的读者。

我社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先后充分听取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专门约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青年教师参与其事。由他们精心撰写导读文字并加以详备的注释,通过导读和详注这种面貌一新的形式,我们希望读者可以“知人论世”而又含英咀华,了解历代文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窥测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读者同时可以吸收文学语言的养分,提高文化素养和文学欣赏水平,我们相信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语言习得与培养素质应该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二者不可偏废,这也是我社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由于涉及作品的时间跨度逾三百年,而期间英语语言也在不断地沿革演化,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倘若根据历史阶段陆续推出,未必能够真正有益于青年读者学习英语和领略作品神韵。因此我们将通盘考虑,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推出,这样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有所选择。我们初步计划总数刊行一百种,每年分辑推出十余种,逐年陆续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出版项目。

我们希望在这套丛书问世之际,得到学界和读者热情关心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我们精益求精,将丛书出版得更好。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3月

前 言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一生跨越19、20两个世纪,经历传统和现代交替更迭。作为一个小说家,康拉德努力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本质,并且十分注重小说的形式和技巧的革新。因此,有人说,康拉德“在许多方面是亨利·詹姆斯的真正继承人”^①。康拉德小说中所容纳的现代主义内涵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康拉德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学界的注意。2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称他为“近代最伟大的境界和人格的创造者”^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康拉德的翻译和研究成就显著,专著、论文、译著的数目已经相当可观。近年来,康拉德的作品在中国仍然拥有大量的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

生平及创作

康拉德出生于沙皇统治下的乌克兰,父母都是波兰人。他的父亲是个学者和诗人,后来因为反对沙皇统治,全家被流放到俄罗斯北部的沃洛格达。康拉德7岁时,母亲病逝,12岁时随父亲返回波兰,不久父亲去世,康拉德由舅父抚养照看。童年的痛苦经验对康拉德后来的个性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拉德从小就向往大海,1874年来到马赛,在一条法国船上开始了自己的水手生涯,后来转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工作,并担任过船长。1886年他加入英国国籍。多年的航海生活为他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1894年,经过20余年的航海生活之后,康拉德定居在英国,全力从事小说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康拉德不是用他所熟悉的波兰语和俄语进行创作,而是用他的第三语言英语进行创作。他出版第一部小说时已经年满38岁。在他后半生中,康拉德辛勤笔耕,佳作迭出,共出版了30余部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也为中国

^① Walter Allen: *The English Novel* (Penguin, 1978), p. 302.

^② 转引自《康拉德小说选》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读者所熟悉的要数《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心灵》、《吉姆爷》、《诺斯特罗莫》、《特务》等。

康拉德的作品根据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航海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① 由于多年的航海经历，康拉德的航海小说非常真实地描绘了茫茫大海之中海员们与巨风骇浪顽强拼搏、向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提出挑战的情形。这些小说往往描述一次艰难曲折的大海航行，用来象征着人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一次历程。航行不仅是深入狂暴的大海之中，而且也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康拉德把人置于海洋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让人经历自然与精神的双重考验与磨难，从而揭示现代文明人复杂、变异、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如《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水手们不仅要面对狂风巨浪的自然力量，而且要面对死亡，感受恐怖，经历道德意志上的危机。在自然险恶和人心险恶的双重挤压下，人的善良与邪恶、勇敢与怯懦充分暴露出来。

康拉德的丛林小说描述白人殖民者逃避白人的文明社会，深入丛林之中与当地土著居民一样过着原始方式的生活。这些小说表现荒岛或丛林中文明与原始对立，揭示人性善与恶的撞击，以及人的灵魂的黑暗。同时，这些小说也客观地揭露了西方殖民者对亚非等地的殖民掠夺，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如小说《吉姆爷》和《黑暗的心灵》即属于此类小说。《吉姆爷》通过主人公从文明走向原始的人生历程，表现人的内心恐惧、欲望、黑暗、邪恶在与土著社会的原始、古朴相互碰撞后，受到强有力的遏制和消解。

康拉德创作过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小说，如《诺斯特罗摩》、《特务》等。这些小说没有出现汹涌狂暴的大海，也没有出现茂密荒蛮的丛林，故事背景大都发生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小说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私、贪婪与剥削的本质，揭露了西方社会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博爱精神，比较直接地反映出康拉德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如《诺斯特罗摩》通过主人公灵魂的堕落来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和“道德良心”之间的强烈冲突，揭示现代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攫取财富、掠夺资源，而这是导致贪婪、黑暗与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也是导致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根源所在。康拉德对现代文明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和疑问，对人的异化变形发出了自己的困惑和惊叹，不时流露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

① 参见侯维瑞《现代美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

的情绪。

康拉德是英国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已不容置疑。詹姆斯开创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而康拉德则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中介，他的“主要作品为最杰出的维多利亚小说与最出色的现代派作家提供了一个过渡”^①。康拉德声称自己受巴尔扎克的影响甚于受福楼拜的影响。其实，康拉德不仅仅把典型人物置于典型环境之中，而且把异乎寻常的人物置于极其险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让远离现代社会的特殊人物在面对自然与人的内心神秘力量的无情敲击时，或变形或扭曲或震撼或毁灭。同时，康拉德之所以被人称为现代主义小说家，是因为他运用唤起人们各种感觉的声、色、光线、象征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如同詹姆斯一样，他把描写重心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在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中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其中对形式与技巧的革新服务于探寻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需要。康拉德的创作对后来的现代派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艾略特的《空心人》这一标题就取材于《黑暗的心灵》。

《黑暗的心灵》

《黑暗的心灵》是康拉德丛林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这部小说以康拉德1890年刚果之行为基础，小说中的人物、汽船以及许多描写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康拉德在远航刚果期间平生第一次用日记形式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这些日记为他撰写《黑暗的心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素材，因此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如汽船航行、非洲内地环境、黑人原始生活等等都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开始，“我”为第二个第一人称“我”（即书中的马洛）设置了讲述故事的背景和舞台。第一个“我”描述“奈利号”航船停泊在港口等待出航以及马洛讲述故事时的情景，第二个“我”即马洛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中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非洲内河之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有关丛林最深处一个贸易站站主库尔兹的传奇故事。马洛叙述的故事可以分为内河之行和库尔兹之死两个部分：静静的泰晤士河上停泊着一艘游船，马洛向船员讲述着自己另一条河流上航行的奇异经历。马洛驾驶一条汽船沿刚果河溯流而上，他对贸易贩子们贪婪攫取象牙以及残酷剥削土著居民极其厌恶。在公司

^① Frederick R. Karl & Marvin Magalner: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Thames & Hudson, London), p. 47.

的一个贸易站里,他听到了有关库尔兹的种种传闻。库尔兹是这家贸易公司最成功的驻外代理,他驻扎在象牙之地以及丛林深处的中心地带。马洛经过漫长艰辛的航行来到他要担任船长的汽船上,并着手准备深入内地装运象牙的内河航行,但是在中心贸易站,他的汽船莫名其妙地发生撞船事件,同时他也得知库尔兹已经重病在身。其他贸易代理出于忌妒或其他不可知的原因,故意拖延马洛去内陆贸易站的时间。当汽船终于修缮完毕,马洛便开始长达两个多月的驶向库尔兹的航行。大河两岸长满茂密静寂的森林,充满恐惧的旅程“如同开往混沌初开的世界”。不详的鼓声不时传入耳中,黑影透过丛林窥探着。接近目的地时,汽船遭到了土著部落的突然袭击,舵手被长矛击中倒地而死。当马洛一行终于到达内陆贸易站时,他们发现草房周围一排排的柱子上立着一颗颗砍下的头颅,那情景完全是在模仿某种原始野蛮的仪式。这种以人为祭品的仪式是库尔兹的杰作,它象征着某种高高在上的权力和威严。当马洛试图把奄奄一息的库尔兹带回来时,库尔兹企图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进行辩护:他认为自己已经看见了事物的中心本质。临死前,库尔兹发出最后的呼喊:“恐怖啊!恐怖!”。

康拉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使用详尽具体的视觉化细节,在想象的世界中营造了一个神话。作者试图通过一个正直的白人的历险经历,以及他的西方文明的视角来审视西方殖民统治和掠夺下的非洲腹地,并让西方的“文明”与非洲的原始野蛮在马洛内心产生剧烈的碰撞和冲击。作为“文明”白人的一员,马洛发现自己参与了对非洲黑人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作为文明白人所拥有的道德优越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他目睹了白人在非洲的所作所为,目睹了黑人备受奴役的悲惨遭遇,但他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意识中他又为白人殖民者库尔兹身上透出来的神秘感所吸引。库尔兹生活在蒙昧野蛮的原始部落中,他完全摆脱了文明社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他用自己的知识、手段和残忍像神一般统治着他的黑暗王国。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舞台上,他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而土著居民却对他顶礼膜拜,把他奉为神明。库尔兹完全相信帝国主义播送文明的动机是正当的,他在一份报告中发出“消灭所有野蛮人”的呼喊。当正直的马洛面对病入膏肓的库尔兹时,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道德危机感也达到了顶点。马洛的经历让他强烈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人的内心的黑暗,但他最终只能用谎言来掩盖事实,只能用永恒的叙述来取得暂时的平衡。马洛追溯非洲历险的经历,详尽记录切身的感受

和思想,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进行思考,只能在丑恶的现实面前表示困惑、质疑和痛恨。马洛最后对库尔兹的未婚妻隐瞒事实真相,这表明他只能接受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只能用自欺欺人的方法来暂时遮蔽自己的道德困境。

其实,马洛的道德困境折射出作者对西方文明本质的审视和思考。在作者看来,西方社会宛如一座阴沉的坟墓。“坟墓”的意象表明,“西方‘文明’的生活已经变得阴沉致命;文明本身应对变态般地追求毁灭负责”^①。因此,许多评论家从反思西方文明的视角来解读这部小说。如有人认为,康拉德在小说中作出了悲剧性的预言,即西方文明由于受无意识所驱动,在试图控制他人的同时从而最终毁灭了自己^②。罗素认为,康拉德“把文明的、道德上宽容的人类生活看作是在一层薄薄的熔岩地壳上危险地行走,而地壳随时有可能发生破裂,让不够警惕的人沉入沸腾的深渊。”^③从某种意义上讲,康拉德对自己所属的文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

同时,这部小说也被解读为对人类本性的探索。评论家加奈特认为这部小说艺术性地“剖析了白人远离欧洲文明约束、植根于臣属种族居住的热带时,他们的道德信念严重堕落退化”^④。马洛在接近“黑暗的中心”时从内心深处发出深深的疑问,“人,特别是文明的人怎么会是他亲眼所见的那些人,怎么会做他亲眼所见的那些事呢?”库尔兹临死前发出的“恐怖啊!恐怖!”的呼喊进一步深化了人性堕落的主题。评论家对这临死前的呼喊有着各种各样的阐释,瓦特认为“这恐怖被看作是对人及西方文明的根本堕落的判决”^⑤,而奥德曼则认为“这不是对人性固有的堕落作出道德判断,而是对社会教化约束必要性的肯定”^⑥。更多的人认为库尔兹最后的呼喊显示了一个个体的灵魂已经陷入到最黑暗的深渊。他“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和欧洲文明的代表或象征;……而且最终变成邪恶的象征。黑暗的中心是非洲的中央,未知、隐匿的自我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的邪恶的中心”。^⑦这些观点都突出了“人类本性中的邪恶”。不过,对“人性恶”的强调往往会掩盖

① Gary Adelman: *Heart of Darkness: Search for the Unconscious* (Twayne, Boston, 1987), p. 102. ② Ibid., p. 6. ③ 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14. Vol. 1.*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967), p. 321. ④ 转引自 Gary Adelman, p. 11. ⑤ Ian Watt: *Conrad in the Nine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9), p. 236. ⑥ Adelman, p. 13. ⑦ D. C. R. A. Goonetilleke: *Joseph Conrad: Beyond Culture & Background* (Macmillan, London, 1990), p. 82.

小说揭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的社会历史意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过去的近百年中,这部小说被人看作是“对帝国主义的抨击,是建构伦理价值的寓言,是一个返回原初大地的神话,是一次进入无意识自我的长夜旅程,以及一次驶向超验知识的精神航行”^①。自从《黑暗的心灵》问世以来,不同的人对小说都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这是因为小说确实具有多重主题意义。而当20世纪结束新世纪来临之际,重读这部小说仍然让人无法回避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小说描绘了一幅欧洲殖民者野蛮侵略非洲和贪婪掠夺非洲腹地的可怕画面。不管作者本意是否要强烈谴责帝国主义,但马洛的所见所闻,库尔兹的所作所为,完全展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充分揭露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如小说中法国军人用大炮向丛林深处看不见的“敌人”村庄进行肆意轰炸,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黑人劳工倒在路边奄奄一息,汽船上廉价的黑人船员吃着发臭的河马肉、干着粗劣的苦活,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锁着铁链的奴工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摧残,倒毙的黑人尸体上子弹窟窿清晰可见,而库尔兹在自己的独立王国中杀人如麻,土人的头颅竟是他统辖王国显示权威的仪式上的祭品。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一份记录荒谬和野蛮剥削的愤怒的文献”^②,那是毫不夸张的。以库尔兹为代表的白人殖民者欺骗、愚弄、掠夺和杀戮非洲土著居民,罪恶昭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是任何具有人类良知的读者所无法忽略的,是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评者都无法回避的,连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西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黑暗的心灵》对于欧洲殖民强国所从事的荒谬残暴的剥削是一份充满愤怒与讽刺的记录。这种最无耻的劫掠亵渎了人类良知的历史。”^③

这部小说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以及心理等层面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小说问世近百年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已经是明日黄花,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已经赢得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人们已习惯于用自己的视角和价值观念而不是西方的视角和价值观念来看待事物。百年后重读这部小说,人们更多地发现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文化和政治现实,更有人认为它缺乏一部优秀小说应有的揭示真理的品质。^④用英语创作的非洲裔作家阿奇比更为

① Benita Parry: *Conrad & Imperialism: Ideological Boundaries & Visionary Frontiers* (Macmillan, London, 1983), p. 20. ② Albert J. Guerard: *Conrad the Novel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8), p. 34. ③ T. D. Carew: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Coles, London, 1969), p. 72. ④ D. C. R. A. Goonetilleke, p. 85.

激进地认为,“康拉德是一个血腥的种族主义者……这部小说宣扬非人化,让人类种族的一部分非个性化,它能否被叫做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它不能!”^①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认为,这部小说的强烈政治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从审视帝国主义的视角来看,《黑暗的心灵》总的来说就像微带毒素的高级棒棒糖一般是无关痛痒的”^②。他说,“今天,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黑暗的心灵》语境中的非洲)用他们自己的文学声音和政治声音发言时,我们可以处于一个更加优越的位置来领略康拉德用令人作呕的漫画式的东西来表现刚果的政治和人民。”^③詹姆逊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康拉德在三个方面扭曲了事实,即小说浸透了一种西方对亚非拉等“种族”的经典“盎格鲁式”的充满偏见的观照,浸透康拉德自己的误读“他者”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以及小说中让政治现实变形的“使人麻醉的”叙述策略。

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明误读时常发生的今天,《黑暗的心灵》对于我们研究种族主义的历史、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文明中心主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④同样,康拉德小说中的非洲野蛮、愚昧、懒惰、食人生番等概念,是代表欧洲文明的康拉德个人“正确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读者来说,在阅读小说时一定要有所批评和分析的眼光,一定要有所鉴别和判断的能力。我们在体会康拉德创造“最伟大的境界和人格”的同时,也要注意康拉德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视角。

张和龙

2000年10月

① 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n”, in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18, 1977, p. 788. ②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81), pp. 267 - 270. ③ *Ibid.*, p. 270. ④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Contemporary Books, New York), p. 1.

CONTENTS

PART I	1
PART II	33
PART III	59

Part I

The Nellie, a cruising yawl,^① swung to her anchor without a flutter of the sails, and was at rest. The flood had made,^② the wind was nearly calm, and being bound down the river,^③ the only thing for it was to come to and wait for the turn of the tide.

The sea-reach of the Thames^④ stretched before us like the beginning of an interminable waterway. In the offing the sea and the sky were welded together without a joint,^⑤ and in the luminous space the tanned sails^⑥ of the barges drifting up with the tide seemed to stand still in red clusters of canvas sharply peaked,^⑦ with gleams of varnished sprits.^⑧ A haze rested on the low shores that ran out to sea in vanishing flatness. The air was dark above Gravesend,^⑨ and farther back still seemed condensed into a mournful gloom, brooding motionless over the biggest, and the greatest, town on earth.

The Director of Companies^⑩ was our captain and our host. We four affectionately watched his back as he stood in the bows^⑪ looking to seaward. On the whole river there was nothing that looked half so nautical^⑫. He resembled a pilot,^⑬ which to a seaman is trustworthiness personified. It was difficult to realize his work was not out there in the luminous estuary,^⑭ but behind him, within the brooding gloom.

Between us there was, as I have already said somewhere, the bond of the sea.^⑮ Besides holding our hearts together through long periods of separation, it had the effect of making us tolerant of each other's yarns — and even convictions.^⑯ The Lawyer — the best of old fellows — had, because of his many

① The Nellie, a cruising yawl: “奈丽号”, 一艘巡航小艇 ② The flood had made: 潮水已经涨满 ③ being bound down the river: 因为准备顺河而下 ④ The sea-reach of the Thames: 泰晤士河的入海口 ⑤ In the ... a joint: 远处水面上, 大海和蓝天连成一体, 连个接缝也没有 ⑥ the tanned sails: 棕黑色的风帆 ⑦ stand still ... sharply peaked: 静静地衬托在一串串尖尖矗起的红帆中间 ⑧ with gleams of varnished sprits: (船上)油漆过的斜杠微微发光 ⑨ Gravesend: 格雷夫森德, 地名 ⑩ The Director of Companies: 负责几家公司的主任 ⑪ stood in the bows: 站在船头 ⑫ nautical: 海上的, 具有海上特点的 ⑬ a pilot: 领航员 ⑭ the luminous estuary: 灯火通明的港湾 ⑮ the bond of the sea: 大海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⑯ tolerant ... even convictions: 容忍对方的信口开河——甚至自以为是

years and many virtues, the only cushion on deck, and was lying on the only rug. The Accountant had brought out already a box of dominoes,^① and was toying architecturally with the bones.^② Marlow sat cross-legged right aft, leaning against the mizzen-mast.^③ He had sunken cheeks, a yellow complexion, a straight back, an ascetic aspect, and, with his arms dropped, the palms of hands outwards, resembled an idol. The Director, satisfied the anchor had good hold, made his way aft and sat down amongst us. We exchanged a few words lazily. Afterwards there was silence on board the yacht.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we did not begin that game of dominoes. We felt meditative, and fit for nothing but placid staring. The day was ending in a serenity of still and exquisite brilliance.^④ The water shone pacifically; the sky, without a speck, was a benign immensity of unstained light;^⑤ the very mist on the Essex^⑥ marshes was like a gauzy and radiant fabric, hung from the wooded rises inland, and draping the low shores in diaphanous folds.^⑦ Only the gloom to the west, brooding over the upper reaches, became more somber every minute, as if angere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sun.

And at last, in its curved and imperceptible fall,^⑧ the sun sank low, and from glowing white changed to a dull red without rays and without heat, as if about to go out suddenly, stricken to death by the touch of that gloom brooding over a crowd of men.

Forthwith a change came over the waters, and the serenity became less brilliant but more profound. The old river in its broad reach rested unruffled at the decline of day, after ages of good service done to the race that peopled its banks,^⑨ spread out in the tranquil dignity of a waterway leading to the uttermost ends of the earth.^⑩ We looked at the venerable stream not in the vivid flush of a short day that comes and departs for ever, but in the august light of abiding memories.^⑪ And indeed nothing is easier for a man who has, as the phrase goes, “followed the sea” with reverence and affection, than to evoke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past up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Thames.^⑫ The tidal current runs to and fro in its unceasing service, crowded with memories of men and ships it had borne to the rest of home or to the battles of the sea. It had known and served all the men of whom the nation is proud, from Sir

① dominoes: 多米诺骨牌 ② the bones: 指那副骨牌 ③ mizzen-mast: 桅杆
④ The day ... exquisite brilliance: 白昼在一片静谧和美丽的辉光中逐渐消失 ⑤ the sky, ... unstained light: 天空没有一个斑点, 白净无暇的光亮构成安详的一片 ⑥ the Essex: 埃塞克斯, 英国地名 ⑦ in diaphanous folds: 透明的皱褶 ⑧ in its ... imperceptible fall: 划着弧线悄无声息地降落 ⑨ after ages of good service done to the race that peopled its banks: 世世代代为聚居两岸的种族做过许多好事 ⑩ spread out in the tranquil dignity of a waterway leading to the uttermost ends of the earth: 端庄静穆的水道通往天涯海角 ⑪ not ... but in the august light of abiding memories: 不是……而是用充满庄严光辉的永恒记忆 ⑫ nothing is easier ... than to evoke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past up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Thames: 没有什么比……更容易引发人们回忆起泰晤士下游一带昔日的伟大精神

Francis Drake to Sir John Franklin,^① knights all, titled and untitled—the great knights-errant of the sea.^② It had borne all the ships whose names are like jewels flashing in the night of time, from the Golden Hind^③ returning with her round flanks full of treasure, to be visited by the Queen's Highness^④ and thus pass out of the gigantic tale, to the Erebus^⑤ and Terror^⑥, bound on other conquests — and that never returned. It had known the ships and the men. They had sailed from Deptford,^⑦ from Greenwich^⑧, from Erith^⑨— the adventurers and the settlers; kings' ships and the ships of men on 'Change;^⑩ captains, admirals, the dark "interlopers"^⑪ of the Eastern trade, and the commissioned "generals" of East India fleets.^⑫ Hunters for gold or pursuers of fame, they all had gone out on that stream, bearing the sword, and often the torch, messengers of the might within the land,^⑬ bearers of a spark from the sacred fire.^⑭ What greatness had not floated on the ebb of that river into the mystery of an unknown earth! ... The dreams of men, the seed of commonwealths, the germs of empires.

The sun set; the dusk fell on the stream, and lights began to appear along the shore. The Chapman lighthouse,^⑮ a three-legged thing erect on a mud-flat, shone strongly. Lights of ships moved in the fairway — a great stir of lights^⑯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And farther west on the upper reaches the place of the monstrous town was still marked ominously on the sky, a brooding gloom in sunshine, a lurid glare under the stars.^⑰

"And this also," said Marlow suddenly, "has been one of the dark places of the earth."

He was the only man of us who still "followed the sea." The worst that could be said of him was that he did not represent his class. He was a seaman, but he was a wanderer, too, while most seamen lead, if one may so express it, a sedentary life.^⑱ Their minds are of the stay-at-home order,^⑲ and their home is always with them — the ship; and so is their country — the sea. One ship is very much like another, and the sea is always the same. In the immutability of their surroundings^⑳ the foreign shores, the foreign faces, the changing immensity of life, glide past, veiled not by a sense of mystery but by a

① Sir Francis Drake ... Sir John Franklin: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是英国16世纪著名航海家;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 ② the great knights-errant of the sea: 伟大的海上游侠骑士 ③ the Golden Hind: 为船名 ④ the Queen's Highness: 女王陛下 ⑤ the Erebus: 为船名 ⑥ Terror: 为船名 ⑦ Deptford: 英国地名, 德夫特弗德 ⑧ Greenwich: 英国地名, 格林尼治 ⑨ Erith: 英国地名, 伊瑞斯 ⑩ men on 'Change: 生意人 ⑪ "interlopers": 私贩 ⑫ the commissioned "generals" of East India fleets: 东印度舰队的“将军们” ⑬ messengers of the might within the land: 陆地上强权的使者 ⑭ bearers of a spark from the sacred fire: 从圣火中取来火花的人们 ⑮ The Chapman lighthouse: 查普曼灯塔 ⑯ a great stir of lights: 一大片闪烁不定的灯光 ⑰ a lurid ... the stars: 点点星光下一片火红的强光 ⑱ a sedentary life: 安定的生活 ⑲ Their minds ... stay-at-home order: 他们的心情如同平常居家一般稳定 ⑳ In the ... their surroundings: 在这一成不变的环境中

slightly disdainful ignorance;^① for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to a seaman unless it be the sea itself, which is the mistress of his existence and as inscrutable as Destiny. ^② For the rest, after his hours of work, a casual stroll or a casual spree on shore suffices to unfold for him the secret of a whole continent, and generally he finds the secret not worth knowing. The yarns of seamen have a direct simplicity, the whole meaning of which lies within the shell of a cracked nut. ^③ But Marlow was not typical (if his propensity to spin yarns be excepted^④), and to him the meaning of an episode was not inside like a kernel but outside, enveloping the tale which brought it out only as a glow brings out a haze, in the likeness of one of these misty halos that sometimes are made visible by the spectral illumination of moonshine. ^⑤

His remark did not seem at all surprising. It was just like Marlow. It was accepted in silence. No one took the trouble to grunt even; and presently he said, very slow —

“I was thinking of very old times, when the Romans first came here,^⑥ nineteen hundred years ago — the other day ... Light came out of this river since — you say Knights? Yes; but it is like a running blaze on a plain, like a flash of lightning in the clouds. We live in the flicker — may it last as long as the old earth keeps rolling! But darkness was here yesterday. Imagine the feelings of a commander of a fine — what d’ye call ’em? — trireme^⑦ in the Mediterranean, ordered suddenly to the north; run overland across the Gauls^⑧ in a hurry; put in charge of one of these craft the legionaries,^⑨ — a wonderful lot of handy men they must have been too — used to build, apparently by the hundred, in a month or two, if we may believe what we read. Imagine him here — the very end of the world, a sea the color of lead, a sky the color of smoke, a kind of ship about as rigid as a concertina^⑩ — and going up this river with stores, or orders, or what you like. Sandbanks, marshes, forests, savages, — precious little to eat fit for a civilized man, nothing but Thames water to drink. No Falernian wine^⑪ here, no going ashore. Here and there a military camp lost in a wilderness, like a needle in a bundle of hay^⑫ — cold, fog, tempests, disease, exile, and death, — death skulking in the air, in the water, in the bush. They must have been dying like flies here. Oh yes — he

① a slightly disdainful ignorance: 一些傲慢和无知 ② which is ... as Destiny: (大海)是支配他们存在的霸主,如同命运之神一般不可思议 ③ the whole ... cracked nut: 全部的含义就像一个敲开的核桃放在它的破壳里一样 ④ if his ... be excepted: 如果把他善讲故事的癖好撇开不谈的话 ⑤ to him ... of moonshine: 对他来说,一段故事的含义不在果核一般的内里,而在包裹故事的外壳;故事的外壳把故事的含义显现出来,如同一道光芒散发出一环外在的烟霞一般,这烟霞如同迷蒙的月晕光环,只有靠月亮怪异般的辉映才能看见 ⑥ when the ... came here: 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指公元前古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征服 ⑦ trireme: 三层桨座的大战船 ⑧ the Gauls: 高卢,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⑨ the legionaries: 古罗马军团 ⑩ as rigid as a concertina: 硬得像六角手风琴 ⑪ Falernian wine: (意大利)法勒里产的美酒 ⑫ Here and ... of hay: 不时可见一座孤伶的军营隐匿在荒野之中,如同一根孤针落入一捆干草之中